

〔美〕埃利斯·马·札卡里亚斯著 何新译

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



群众出版社

# 秘密

使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巨献

埃利斯·马·札卡里亚斯著 何新译

新刊之谍战系列

LAOSHU XINKAN ZHI DIEZHAN XILIE

# 秘密山

使命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使命 / (美) 札卡里亚斯著; 何新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7

(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

ISBN 978-7-5014-5405-1

I. ①秘… II. ①札… ②何… III. 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3649 号

**秘密使命**

[美] 埃利斯·马·札卡里亚斯 著  
何 新 译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6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84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014-5405-1

定 价: 25.00 元

---

网 址: [www.qzcb.com](http://www.qzcb.com)

电子邮箱: [qzcb@sohu.com](mailto:qzcb@sohu.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 010-83901870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老书新刊出版说明

群众出版社作为公安部所属出版社，新中国成立之前叫群众书店，是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据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至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近五十部间课题材的外版书，为读者较全面地了解神秘的间谍内幕和谍战经典战例提供了丰富史料，进而形成了群众出版社的出版特色。这批书出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有些限定在内部发行，购买时要凭相关单位的证明和工作证。至今，仍有很多老公安政法干警记忆犹新，当时，为了购买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许多人在公安部8号楼排队一直排

到长安街路边。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图书的名字与群众出版社密不可分，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近年来，随着谍战影视的热播，人们阅读间谍题材图书的热情逐渐升温，图书市场上间谍题材的小说颇受读者青睐。但同时，也有一批读者渴望读到真实的纪实性谍战类图书。这类书由于多年未加印，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就连一些旧书网店都很难淘到。今年恰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群众出版社通过整理档案资料，首批出版“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七部。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自从决定出版之后，经过多方联系著者、译者及原出版者，由于时隔三四十年，始终没有音信，其间我们还求助了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最终群众出版社与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签订稿酬转付协议，望相关权利人或知晓线索人士与群众出版社联系。

群众出版社  
二〇一五年七月

## 原书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札卡里亚斯是退休的美国海军少将。他在美国海军服役三十八年，曾任海军战舰舰长、海军情报局副局长和代理局长等职。作者从事情报工作达二十五年之久，《秘密使命》一书是他从事情报活动的回忆录。

原书分为三部分，本书只选译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一些章节。这里作者谈到了太平洋战争前和战争期间，美国情报机关同日本、德国间谍机关所进行的斗争，并且列举了不少事例说明美国情报机关如何向日本武官套取情报，如何向德国海军进行心理战，等等。



# 秘密使命

(美)埃·马·戈登里耶斯著

群众出版社

《秘密使命》  
群众出版社1979年出版

## 目 录

一 鸠津大佐露了马脚	1
二 在间谍的夹击中	17
三 间谍战开始了	32
四 医生办案	44
五 双重间谍和外交官	56





六 人种学者成了战略家 .....	75
七 日本在西海岸的间谍网 .....	84
八 珍珠港事件的教训 .....	106
九 战时的华盛顿 .....	139
十 海军情报局 .....	147
十一 OP-16-W .....	161

新 书

## 一 鸠津大佐露了马脚

**我**的新任命弥补了我东京之行的失望，我奉命领导海军情报局远东处。

海军情报局的组织和设置是为了使它能够执行双重职能：情报工作和反间谍工作。第一项工作交给某些

地区研究部门，责任是搜集有关外国舰队和外国海军政策的情报。另一项工作被交给了反间谍工作处，责任是不让外国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了解到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活动，保障我们自己海军的安全。

在和平时期，我们的情报中约有 95% 得自公开来源，如国外出版的书籍、旅行家的观察报告、报纸上的文章或者专业杂志上的研究论文以及外国无线电台的广播和类似的其他方面。此外，有 4% 得自半公开的来源，如海军武官的报告或者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日常业务时，消息灵通人士所搜集的资料。只有 1%，甚至往往比这个比例更少，是得自真正的秘密来源，如情报人员的报告和从某些心腹朋友和认识的人那里得到的情报。这些秘密情报人员所能提供的情报，多半是一个警惕的分析家能得到的。这种分析家知道他要找的是什么，也知道如何从公开来源找到这种情报。

由于外国时常设立障碍，因此情报机构就不得不把精力浪费到实际上不需要进行秘密工作的地方去进行情报工作。比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和日本海军的情况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在和平时期，我们海军的大部分资料都是日本观察家很容易得到的，只有

某些军舰构造上的秘密除外，然而其中大部分也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能够看得出来的。国会的辩论、拨款法案的讨论、技术杂志上的文章以及类似的公开情报来源提供了所需要的大部分数据。我们的海军基地和其他海岸设备是可以随便让外人参观的。我们的战斗舰在非工作时间也很容易上去，在舰队检阅期间，它们也欢迎客人到军舰上去。它们从来不查问客人的身份。我们所截获的情报人员的报告有时候说明，他们曾经坐着军舰进入禁区。在《璦恩军舰年鉴》和其他年鉴上透露了关于我们海军的规模、军舰的力量和装备，以及他们的行动、演习和其他细节的一切材料。

日本海军是多么不同啊！什么也不让外人看见，他们的军舰通常总是放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海军基地被宣布为不得擅自进入的地区或者是禁区；如果说日本国会竟然讨论拨款的话也讨论得很少，整个机构都笼罩在秘密气氛里，他们甚至发出骗人的资料来混淆视听。这时候，我们海军情报机构面临的任务是透过这种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帘幕去查看后台的准备情况。这种工作遇到的困难往往比较小，因为它只是根据一般的标准进行比较、分析。有时候某些问题必须得到



答案。比如，日本人真的在建造装有十八寸口径大炮的四万五千吨的主力舰吗？某些海军基地真有新的海岸工事吗？日本海军或者他们的海军造船厂的实际人力情况如何？对这些问题，即使不雇用秘密情报人员，也常常能够通过研究和调查得到回答。但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舰队的意图，以及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如何利用军舰和基地。这些问题却需要进行真正的情报工作。但是，即使在这一方面，普通常识加上思考能力所发现的线索也比秘密情报工作多。

在这个复杂问题中，应该强调指出的另一方面是，在和平时期我们的情报活动毫无生气，到战争爆发以后，才去加强它。这种根本错误的态度势必使得我们整个国家安全机构产生严重的缺陷。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情报在和平时期像战争时期一样重要。一个国家越能使它的情报机构对于和平时期的任何不测事件有充足的准备，那么它就越有希望维持和平或者缩短战争。和平时期的情报工作方法在战争时期还要更大规模地继续使用。因此，对外国的广播不是偶尔收听一下，而是要经常注意敌人的一切无线电广播途径；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要遍布各地，缴获敌人的

文件；情报军官的办公桌上应经常堆满数据。在战争时期成包成捆地送到这些办公桌上的数据，必须在和平时期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

但是，什么是和平呢？从情报军官的观点来看，“和平”是一个骗人的名词，是渴望永久的平静的人为了欺骗自己想出来的。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深深地认识到，像绝对和平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当所谓“热战”过去以后，战争在骗人的表面和平下继续进行。战胜者和战败者用外交、经济和心理手段继续进行战争，这种战争的紧张和卑鄙的程度常常是热战很难达到的，甚至热战在公开的敌对行动结束以后，仍然以其他手段继续进行着。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远远没有开始以前，就在进行战争。现代生活的整体性以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注定我们要进行永久性的战争，即使我们在这个时候带着懊悔的心情谈到永久的和平，好像这是眼看就能得到的万灵药，用这种方法来平静我们不安的良心。

正是在这种名义上的和平气氛中，我担任着海军情报局远东处处长的职务。在那些年代，我们的工作所受到的限制对我们有极大的影响，我们要想超越受限



制的狭隘的工作范围是无能为力的。于是我们就在小心保存的档案中收集例行的资料。担任这项工作的人员数量非常不足，以致毫无希望进行雄心勃勃的工作。事实上，我是远东处全部工作人员的一半。其他一半是我的秘书萨布勒特小姐。与此同时，我们的潜在敌人日本，在他们的过分庞大的北美部门却有好几十人。后来又派了一个军官到我们的部门来，他懂中文，专门处理有关中国的问题。

正当我们同错误的节省和眼光短浅的限制进行斗争的时候，事态迅速向着 1931 年开始的风云变幻的局面发展。在年初的时候人们已经感到不安。有某种明确的迹象表明，日本人准备把他们的《田中奏折》变成行动，越过大海进入满洲“生存空间”。到 1931 年 8 月的时候，局势已经非常严重，这说明我应该同两个对于远东问题都极感兴趣的朋友进行谈话。其中一个是美国陆军（情报局）的悉尼·F. 马希比尔中校（预备役），他像我一样是一个懂日文的军官。另外一个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詹姆斯·F. 摩莱尔蒂少校，他是一个出色的军人（飞行员），是一个能说流利俄语的语言学家。我们决定尽一切努力查明真相，我们开始在脑



海里设想日本人的可能做法。我们还觉得我们应该尽量直接从马的嘴里套出情报来，看看我们的忧虑是否有道理。这匹马就是日本驻华盛顿陆军武官，帝国陆军大佐鸠津正平。我们时常同他打高尔夫球，关系非常友好；还常常打完高尔夫球以后到他的公寓去喝酒，这在禁酒时代是特别受欢迎的。我奉命首先采取步骤把我们的高尔夫球变成真正的工作。我打电话给他说：“下午好，陆军大佐，这些日子高尔夫球打得怎么样？”

“嗨，不怎么样，不太好。”鸠津哼哼道。

“最近找个时间我们打一次怎么样？”

“那太好了。你能不能今天下午到我这里来喝酒？”

这简直太好了。矮小的大佐上套了。

“我很高兴。不过我要先会见马希比尔和摩莱尔蒂，我已经答应他们了，然后再安排这件事。”

“你为什么不把他们也带来呢？”陆军大佐问。

“我确信他们一定也会很高兴到你那儿去。你知道这是禁酒时代。什么时候呢？”我问道。

鸠津说：“随便什么时候，五点怎么样？”

“行，五点钟我们准到。”我回答说。在我挂上电话的时候几乎忍不住笑了起来。



按照日本习惯，我们在五点整按了波特兰公寓三层楼鸠津住宅的门铃，这是第十四号街和托马斯广场拐角处的比较古老的建筑之一。这是一个单调的、设备简陋的公寓，但它是鸠津的办公室兼住宅——日本的陆海军武官通常是住在他们工作的地方。

鸠津陆军大佐已经召来了他的两个助手——寺本空军中佐（空军武官）和广田裕少佐。寒暄以后，我们很快就喝起了苏格兰威士忌酒和汽水。酒很普通，酒性并不太烈，这说明鸠津并不打算向我们提出任何重要的问题。他是作为临时的社交性晚会来安排这次聚会的。在1931年的时候，能够一般地谈论的问题很多。我们并不急于要立刻执行我们的使命。尽管这样，气氛仍显得有些紧张。

因为就在这一年形势改变了，事态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恶化使人明显地看到，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日本显露的一切迹象表明，它已决定在某个方向进行一次军事冒险。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第一，他们将向哪个方向进攻？第二，这将是一次陆军行动，还是一次海军行动，或者是一次陆海军合作的联合行动？我们希望利用鸠津和他的几个助手作为试验品来得到